

臣門

群書集事洲海

十七之十八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七



臣門

規諫儲君

能正言規諫儲君之失者

太公望諫鮑魚非禮物事文類聚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望曰鮑不登于俎安有非禮之物養太子哉

程昱止殺降魏書

程昱拜奮武將軍曹操征馬超子丕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等反河間遣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為宜如舊法昱

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故圍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縱誅宜先啓聞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豈不荅丕入特引見昱曰君有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霍戈援引古義

蜀書

霍戈蜀後主時為中庶子後主立太子璿以戈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戈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甘得切磋之體

程秉說太子以關雎為首

吳書

程秉字德樞為太子太傅孫權為太子娶周瑜女秉守太常

迎妃權幸船深見優禮既還秉說登曰婚姻八倫之始王牧之基是以聖王重之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

溫嶠規諫太子

晉書

溫嶠字太真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其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輕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高允忠諫

北史

高允字伯恭武帝時歷仕著作郎魏太子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

邢峙喻太子邪正北史

邢峙字士峻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文宣帝為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庖人進太子膳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

行本正言輔導北史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

李綱正諫太子唐書

李綱字文紀高祖時拜太子少保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係傳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甚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

張士衡因對致戒唐書

張士衡隋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嬰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唐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害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為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柰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含麻驕雷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文偉切諫唐書

邢文偉與厯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高宗咸亨中厯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太子罕見官臣文偉即戒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云資使潘哲文明我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勿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

勞比苦風雨一奉陛下恩旨不知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却垂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云云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帝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百一臣也遂授之

姚班四上書諫節愍唐書

姚班篤學有立志武后時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遷太子詹事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曰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法也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正不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日九內置作坊諸工役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書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

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烏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

劉憲諫太子通大意 事文類聚

劉憲遷太子詹事時唐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白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儲元亮經明行脩宜召問以察其言

婁機四事規獻太子 宋史

婁機字彥發孝宗時舉進士第授監官尉後為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

大猷止樂 宋史

汪大猷宋孝宗時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

莫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

王介規諫 宋史

王介字元石寧宗時為秘書監升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李謙等論政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諭德李謙左贊善大夫夾谷之奇嘗進言於裕宗曰殿下震性風成閱理久熟方遵聖訓叅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贊諭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在臺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下所當留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曰正心曰睦

親曰崇儉曰親賢曰幾諫曰戢兵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卑
敵其論正心有云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
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
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
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
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為少須常喚醒此心不使為物欲所撓則
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源莫此為切論睦親以宗親為王室之
藩屏人主之所自衛者也大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意俯逮然
後得盡其歡心宗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其論正名
卑敵尤切中時政

王暉進事略規太子元史

王暉字仲謀裕宗在東宮暉進事略規太子元史

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心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
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
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
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丁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
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
其說賜酒慰喻之

規戒儲君

正言儆戒儲君者

孔衍開諭太子晉書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
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
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

宜傳廷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
出行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行不形于色

范雲讜言戒文惠

南史

范雲字彥龍齊武帝時為竟陵王子良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
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
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
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
言

陳俊卿勸太子毋鞠戲

宋史

陳俊卿字應求高宗時以校書郎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
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
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

匡護儲君

匡正輔導儲君者

賈誼歷言輔導太子之具

前漢

太傅賈誼言於文帝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袍之
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
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嘉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鷺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蕭元納忠直 遼史

蕭元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其先嘗為西南面校刺元納魁偉簡重善騎射道宗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元納對補祇候郎君遷近侍敝史護衛太保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幹之子溥可為儲嗣群臣莫敢言唯元納及夷离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

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獲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簷立穆宗無以過也

德升言選士

金史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章宗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後為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以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曰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

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

李迪寤帝遷扶

宋史

李迪天禧中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周懷政之誅真宗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冠冕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迪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明政

人臣訪問為政之道者

子產問政於然明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大叔問政於子產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梁君問孔子六術說苑

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

矣未嘗有如主君問立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立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路問治國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選舉

選選人材舉而任之者

趙禹為衛將軍選舍人前漢

漢武帝時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

上籍以聞

毛玠選用清正之士事文類聚

毛玠魏文帝時為東曹掾具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峻莊曠笑南史

顏竣字士遜宋孝武時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訐常歡笑荅之人言顧峻曠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辛術銓衡北史

辛術字懷哲初解褐司空曹叅軍齊文宣時遷吏部尚書性

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貞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議其所擢後亦皆致通顯

牛弘推心任委

北史

牛弘字里仁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後拜吏部尚書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紋緩滯所有進用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英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

王師旦不擢浮艷

事文類聚

真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

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詞華然軀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今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効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薛珽愛人稱職

唐書

薛珽字溫如初遷乾臺令德宗時拜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字相欲校以文詞薛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其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陳恕知人

宋史

陳恕字仲言太宗時初通判洪州以鄉里辭改禮州後遷禮部侍郎真宗咸平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

傳事卷十七
十三
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怒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舉薦

能舉才能薦於時用者

穆仲舉孝公國語

樊穆仲事周宣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曰季舉真缺左傳

魯僖公三十三年晉曰季使過由見真缺稱其妻饑之敬相待

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絲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九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齊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祁奚舉善左傳

魯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論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子產喻子皮 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馬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

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獻子舉眾 左傳

魯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祈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成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陰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

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戍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鱒吾與
戍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戍之為人也不遠不忘君近
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
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
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
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
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
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龍衣天祿子孫賴之主之

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
辛來昔叔向適鄭驂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
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驂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
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
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
有後於晉國乎

冉求言歸孔子 孔子家語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於求治是

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

鮑叔薦管仲 齊語

齊桓公自莒反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

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

祁奚薦子國語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今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

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正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虞丘子薦叔敖說苑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貪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退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

為令尹少馬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憊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飢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宣子舉韓厥得當說苑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子胥進專諸吳越春秋

件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恠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額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民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遭之公子光

市吏薦子胥於吳王

吳越

伍子胥亡楚奔至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也王曰賢人也

百里傒進襄叔

史記

百里傒時為秦繆公用軍為五殺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鉅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寒泉子請使張儀戰國策

寒泉子事秦惠王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曰又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言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忌進孫臏

又記

齊將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諸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馬與彼上馬取君上馬與彼中馬取君中馬與彼下馬既馳三

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公仲進賢

公仲為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我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蘇代舉甘茂

史記

甘茂得罪逃於齊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

公叔座薦公孫鞅

史記

公孫鞅事魏相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

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

蕭何追

信前漢

蕭何高帝時為丞相韓信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必亡耳王曰吾

為公以為將何曰雖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既為將後出兵虜魏王豹於河東禽夏說於代郡斬成安軍殺龍苴終取楚皆信之功也

蒯通為東郭先生前漢

蒯通遊至齊國齊悼惠王相曹參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

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無知進陳平前漢

陳平初仕楚項羽為都尉羽欲誅平懼乃亡楚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是與語而說之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土嬴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以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廼不敢復言高祖用平計定天下封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無知

叔孫通進儒生前漢

叔孫通儒服見漢王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之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君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歸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堯言斬將塞旗

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及通定朝儀拜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官之帝悉以為郎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田叔薦孟舒 前漢

田叔其先齊田氏也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未

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吳公薦賈誼 前漢

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廼言洛陽人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馮唐舉將 前漢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

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久廼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
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
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當是時
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用郭開說而誅李牧今頗聚代之是以為
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雲中守軍市租悉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藉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
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
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長孺推舉名士前漢

韓安國字長孺武帝時為護軍將軍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
取舍而出於忠厚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城固
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

趙綰薦申公前漢

趙綰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時綰與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縮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馱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年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何武樊善 前漢

何武字君公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為人仁厚好進士樊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稱焉

丙吉舉賢稱職 前漢

丙吉字少卿宣帝時為丞相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詳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

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鄧禹薦寇恂 後漢

鄧禹字仲華從光武定河內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

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
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鄧禹薦吳漢後漢

吳漢字子顏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
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
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
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

陳寵任人後漢

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舉王渙為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
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
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

書而已帝大悅而渙由此顯名

虞詡薦雄有蹇蹇之節後漢

虞詡順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
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蓋節為愚至相戒曰白
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難危以為驚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
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王謚舉种嵩後漢

王謚者河南尹田歆外甥也時謚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
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尔助我
水之明日謚送客於大陽郭遠見种嵩異之且嵩父先為定陶
令有財三十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進趣

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譙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
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譙曰山
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
詞對有序歆甚嘉之召署主簿順帝末為侍御史

曹騰稱嵩後漢

曹騰字季與桓帝立封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漢太后官也加位持
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因張溫弘農
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
史种嵩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
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嵩奏騰不為纖介常稱嵩能
吏時人嗟美之种嵩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
力焉

范遷薦融後漢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
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明帝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
憚之

鍾皓薦陳寔魏書

鍾皓字季明桓帝時人也性溫良篤慎侍學詩律教授門生千
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
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
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荀繼薦海內名士魏書

荀或字文表為曹操謀主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
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郎
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
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
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
人父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或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宗焉司馬
見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曰君雅重荀君比之
顯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名君師臣其友之義也吾等受命
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張超薦遺魏書

袁遺字伯業袁紹從兄獻帝時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

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
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
儔

荀彧薦舉魏書

荀彧獻帝時侍中守尚書令曹操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
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
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

華歆薦管寧魏書

華歆魏文帝時為司徒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
帝以安車徵之

鍾會致楷戎於昭魏書

裴楷字叔則元帝時為侍中中書令與弟綽皆為名士初楷與

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昭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昭即辟為掾進歷顯位

魯肅遺書薦統蜀書

魯肅字子敬為吳將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今在縣不治免官肅
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
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
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

諸葛亮密表蔣琬自代蜀書

諸葛亮以蔣琬代喬為長史八年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
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
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
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

陽亭侯

憲薦蜀郡舊人蜀書

羅憲晉武帝時位冠軍將軍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
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
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泰琅邪諸葛京汝
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

陸遜薦式吳書

陸遜字伯言孫權時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
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孫權遣遜討棧平之還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
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成長者之事顧人不

能為耳

蔣欽薦何盛

吳書

蔣欽字公奕孫權時拜別部司馬後拜津右護軍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孫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祁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呂蒙薦陸遜自代

吳書

呂蒙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燕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

周瑜薦魯肅

吳書

周瑜為南郡太守病困上疏孫權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墮路之日所懷盡矣權即拜肅奮武校尉

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

郭奕用李舍

晉書

郭奕字大業武帝咸寧初為雍州刺史時亭長李舍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舍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

賈充薦士

晉書

賈充字公閭武帝時任車騎將軍尚書僕射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成就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

周浚舉宗子

晉書

周浚武帝時為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之

山濤舉紹

晉書

山濤武帝時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秘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秘紹賢佯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荀勗薦楊珧參輔東宮

晉書

武帝時光祿大夫荀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輔之舉子博

晉書

胡母輔之字彥國西晉惠帝立成都王禎為皇太弟召為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

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允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王戎薦石偉

晉書

王戎字濬冲惠帝時加建威將軍伐吳破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

桓彝薦徐寧

晉書

桓彝字茂倫元帝時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興縣過縣宰徐寧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王導薦紀顧

晉書

王導字茂弘元帝時為安東司馬導與帝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祿肩輿具威儀導與從兄敦皆騎從紀瞻顧榮見之相率拜於道左導因說帝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智循此土之望若引之以結人心則無不來矣乃使導躬造二人皆應命由是吳會百姓歸心焉

周浚薦吳珪

晉書

周浚字開林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

應州郡之辟後仕魏明帝時累遷至陽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濟江有功移鎮秣陵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吳將蔡敷守沔中其兄珪與敷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襲奪互市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倫也候者得其書呈浚曰君子人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間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遂薦遷侍中

庾翼薦桓温晉書

庾翼字稚恭成帝時為南蠻校尉與桓温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温於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過之常塔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温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張耽薦謝文晉書

張耽穆帝時為涼牧府相司馬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涼主張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疆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文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珍凶類重華召文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繫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王胡之薦沈勁音書

沈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敷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動清操著於鄉

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身身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各勿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認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無無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衣帝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鳴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竒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慕容恪舉吳王 晉書

慕容恪字士恭前燕慕容皝之第四子也數從皝征伐及僞嗣位累戰有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事恪臨終慕容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也吳王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恐二寇必有闕闞之計言終而死

竟陵王薦范雲 南史

齊竟陵王蕭良為南徐州南兗州范雲字彥龍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論子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今弼以

王儉舉李嗣 南史

王儉字仲賢梁武帝時為尚書令嘗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厄之行狀也

僧珍舉季雅 南史

呂僧珍字元瑜梁武帝時拜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閤人少之師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范雲薦沈瑀

南史

范雲字彥能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沈瑀在竟陵王家素與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旦人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

朱异薦陸驗

南史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徐麟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實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造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持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問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

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

張纘奏王勣為洗馬

南史

王勣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武帝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勣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勣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

徐陵推薦受賞

南史

徐陵字孝穆陳宣帝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著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若後周辭累日乃奉詔及朝儀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溥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

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

常景稱温生大才北史

温子昇字鵬舉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章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深恠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元魏孝明帝熙平初東平王元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首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

者皆子昇逐北逐補御史

子如舉魏收北史

司馬子如字遵葉東魏靜帝時仕為尚書左僕射時魏收兼中書舍人使梁還僕射高隆之求南貨不如志遂諷御史高仲密禁止於臺久之得釋子如薦收於高歡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箕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光子如因宴戲言於歡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

楊素舉榮毗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開皇中華陰多盜賊好選長史素薦榮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吞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道衡薦李文博 北史

李文博性真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及覆吟翫隋文帝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滅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與校群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紀而清操愈厲不忘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

省甚嗟慙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

許善心薦舉一時名儒 事文類聚

隋煬帝大業初許善心薦徐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文遠擢國子博士愷等為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之冠

李綱薦師古 唐書

李綱字文紀初任隋時為太子洗馬顏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文帝仁壽中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尉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立本薦仁傑 唐書

闕立本高宗時為中書令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史誣
訴黜陟使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
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良嗣薦安石唐書

蘇良嗣睿宗時為雍州長史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良嗣器
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
用徙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
政

劉憲舉褚無量唐書

劉憲唐睿宗時除大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
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他人之才
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有年宿

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

師德薦仁傑唐書

婁師德字宗仁武后時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狄仁傑
未輔政時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
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
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
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元方薦拔唐書

陸元方字希仲武后時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
親黨武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
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
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狄仁傑所薦皆名臣 事文類聚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東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張循憲舉嘉貞 唐書

張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御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乎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期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醕其得人

欽緒擢韓琬 唐書

蔣欽緒中宗時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思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士類此

韓滉表贊 唐書

劉贊玄宗時以陰仕為鄆丞杜鴻漸劾劔南還過鄆尉驛豐給

楊炎薦劉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
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
幹疆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
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
治有異行加金紫

祐甫擬授莫不允諧唐十一

崔祐甫字貽孫仕代宗時遷中書舍
人自肅宗至德乾元以來
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繆系永
於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
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網紀大
載誅揚館相未幾卒常
哀當國德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
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
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
六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
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
心宗嘗謂曰人言卿擬官
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
口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
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郭子儀薦裴冕唐書

裴冕字章甫代宗大曆中郭子儀言
於帝曰冕首佐先帝馳驅
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
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
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
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
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
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

薛嵩舉樊澤唐書

薛嵩代宗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樊澤
少孤依外家客河朔嵩
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
潦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
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
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
炎善之擢左補闕

裴迥代相舉賢唐書

裴均字弘中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以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均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裴均引薦一時明臣

唐書

裴均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均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與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

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備舉稱朝無幸人

裴均薦李藩為相

唐書

李藩憲宗時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救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救邪裴均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韋處厚薦裴度

唐書

唐穆宗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異之家敬宗嗟惋歎宰相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

所以馮唐知漢文帝雖有頌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慶厚曰度
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慶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
平章事

李甘薦楊宰 唐書

李甘字和鼎穆宗時累擢侍御史甘方未顯時以書楊宰薦於
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揚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
卿死宰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宰自洛陽走常山二
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
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宰泣歸責
其子以宰勉之宰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問言而書顯之豈
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疽剗胫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
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

不能攘而宰徒步請尸仇手天含腐忍瘡者熟多牢絕乳即
能詩洛陽兒曹壯於宰者皆其下聞宰之贖喪潞帥償其費
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稱宰於
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印自任類此

白敏中薦令狐 唐書

初唐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
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思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
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謀用令狐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為
人宰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張儉明幹見薦 唐史

張儉性端慤不事外飾聖宗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
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

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時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

德讓薦烏不呂遼史

韓德讓聖宗時仕為北院樞密使烏不呂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嘗與交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交直訟于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蕭恒德伐蒲盧毛朵部以功為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為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于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况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

王朴薦扈載宋史

王朴後周世宗時為樞密使扈載以文章下馳名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李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才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

張詠致書薦覃宋史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以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首眾許其能讓

賈黃中薦呂端宋史

賈黃中字媧氏宋太宗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素重呂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

也

謝泌薦張逸宋史

謝泌字宗源真宗時徙知同州遷判吏部銓張逸進士及第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

上安薦寇準宋史

畢士安字仁叟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以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篤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口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準不為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

梁為邊境患若準者

正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王旦薦士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加太尉兼侍中時參政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薦皆人未嘗知旦後後史官脩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王旦薦寇準宋史

王旦以大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真宗嘗入其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俠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

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為相

王禹偁薦孫丁可充脩撰文類聚

宋真宗時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脩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孫脩撰史之子之才似六經

昌言薦賢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太宗時舉進士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為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仲淹舉韓億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時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仲淹既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韓億可用後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

胡宿舉才聽擇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仕為翰林學士知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儻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

韓魏公薦歐陽脩宋史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宋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士者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范鎮舉僦應選

宋史

宋神宗詔求直言鮮于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僦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富弼薦彥博

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神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上帝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梁燾引薦

宋史

梁燾字况之哲宗時仕為尚書左丞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善如此

陳遵薦賢

宋史

陳遵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徽宗時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

陳襄薦章具備

事文類聚

陳襄字述古號右靈先生宋高宗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

薦斯為盛矣今且示百辟各舉所知

趙鼎舉浚 宋史

趙鼎字元鎮高宗時都督川陝荆襄辟喻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俊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

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

湯璠乞朱熹講官 宋史

湯璠字君實孝宗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教授轉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璠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翹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

劉珙推舉才能 宋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建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共奏

龜年進賢 宋史

彭龜年字子壽寧宗時為中書舍人帝嘗謂曰退之朝無事恐自

急情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
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
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懾京鏜黃艾都一駟十人姓名
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
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

張忠定同薦范張事文類聚

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必
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
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
驛傳橋道皆完嘗田萊墾闢野無墮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
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為
發運使延賞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韓琦薦韓絳有公輔器事文類聚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
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致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
薦此人朕豈可違

孫抃薦臺官事文類聚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
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
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史天澤舉姪元史

史天澤字潤甫太宗時紹兄史天倪職為都元帥姪史楫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經略徇地斬黃蓋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嘉歎曰今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口與之即以楫為直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

竇默舉姚樞元史

竇默字子聲世祖時初拜命召奏對皆稱旨不入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若人口以服為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

崔斌舉安童為相元史

崔斌字仲文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仲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世宗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憲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

集事卷七
五十一
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

劉秉忠薦文謙 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元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

劉賡先舉讓士 元史

劉賡字熙載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世祖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還翰林為字士承旨無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公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

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也加光祿大夫

阿沙不花薦母弟 元史

阿沙不花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

哈散薦張思明 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出為工部尚書勤政如初仁宗嘉歎之除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悞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思明中書叅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前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陞左丞

安藏薦陳顥元史

陳顥字仲明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
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乃薦
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書

自拔

以己所能自求進用者

毛遂脫穎史記

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
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
君即以遂備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雖之
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

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
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發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
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遂按劍
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比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
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能定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之左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自目為不失今乃於毛先生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遂以為上客

周丘請節下下邳史記

周丘下邳人文帝時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

趙充國願攻羌虜 前漢

趙充國武帝時為中郎將宣帝神爵初時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宣帝笑曰諾

公胄自言能為劇縣 晉書

袁甫字公胄晉武帝時為松滋令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縉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

幅藪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麇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
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
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杜坦論日磾自比

南史

杜驥字度世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
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滄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
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
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
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
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使以荒滄賜隔日磾胡人身為
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

默然

鮑照貢詩

白志南史

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宋文帝元嘉中
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而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劉
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
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文
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文不辨終日碌碌與鷲雀相隨乎於是
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
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首為
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攸之求補曰丁隊主

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

之衆沈攸之亦行及至達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
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假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
今求士取肥大者哉

蕭琛桃杖造王儉南史

蕭琛字彥瑜少明悟有才辯起家齊和帝太學博士時王儉當
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
策桃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特為丹楊尹辟為主簿

元澹以藥石自喻唐書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博學尤通故訓武后時進士弟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
也脯腊腠臄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
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一日無也

仁美自陳筋力未衰水史

周仁美宋開寶中應募仕太祖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屢出戰
有功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庭
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
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
備負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
乃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

向通漢上言求進宋史

太宗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
恩浹天壤况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
昔至今為辰州墻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

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禮特加優命詔加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

入第解執事軍臨濟軍與少共而常以自劍侍七時王食
謝宴富謝並海頭不一日又美上通書儀而笑語亦辭其友
京闕前謝並計歸鄉三十餘日今日謝禮高乘千舞之幸
幾二夫工稽之期而前奏曰臣美并并門之及水准罕曾入
甫與聖靈依各具會今將軍檢計美自刺刺也未幾賊機
周二美宋開寶中甄藻山本時辭靈依詣謝軍潛冥刺暴出
也脯諸侯美自刺刺也未幾也為疾疾門下九百味
一日換出 人備一舉口可手仁傳笑曰君正吾樂能中抱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八

臣門

禮賢

能禮待賢人者

孔融立鄭玄通德門 後漢

鄭玄字康成漢靈帝末黨錮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弟子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之屢履造門告高密令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曰廣開門衢令容高

車號曰為通德門

用賢

人臣能擇用賢才任職者

子產擇能適用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禮士

能敬禮儒士者

無忌折節下士史記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

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

鄭莊招賢置驛前漢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為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備為大司農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卽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其器食每朝侯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也

任延禮敬龍丘後漢

任延光武時為會稽都尉吳有龍丘長自隱居太末志不降辱

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二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陳蕃為徐穉設榻後漢

陳蕃字仲舉漢桓帝時為南昌太守時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蕃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一榻去則懸之

孔融顯榮儒士後漢

孔融字文舉漢靈帝時為北海相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

集事卷十八
三
備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形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唐彬敬待處士

晉書

唐彬字儒宗晉文帝元康初拜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淶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世隆拜韋祖征

南史

柳世隆字彥緒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宋明帝時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齊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措法吾豈能止之哉

抱真厚幣禮儒

唐書

李抱真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唐德宗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厚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

富公時見康節 事文類聚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問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養士

人臣能待養士者

孟嘗君遷館馮驩史記

馮驩聞齊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削緹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

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無忌仁而下士 史記

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異母弟也王封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父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平原君謝壁 史記

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繁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

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
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
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
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璧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璧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璧者因謝焉其後
門下乃復稍稍來

無忌禮待毛薛二公 史記

魏公子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
家公子欲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之遊
甚歡平原君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天下無雙今吾聞之
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入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

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召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
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
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
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
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秦開公子在趙日夜出兵
皆背魏之趙莫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
所以重於趙大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將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注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使逼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
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押秦兵秦兵不敢出

孟嘗待客 史記

齊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

舍業原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嘗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王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之其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

孟嘗君養夏侯章 戰國策

齊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嘗非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蘩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非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也君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公孫弘開東閣 前漢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武帝即位至宰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執政待蘇明允 事文類聚

蘇明允宋仁宗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

好士

人臣能悅好賢士者

周公進天下之賢 說苑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

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叔向下見驂蔑

左傳

昭公二十八年昔叔向適鄭驂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驂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介子推行人以相荆

說苑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

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孟嘗君以寬獲報

戰國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覲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皆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

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曹操待邴原益重

魏書

邴原字根矩曹操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操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夕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操怪而問之時荀彧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操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或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操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

攸之抑情待士

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仕宋明帝為寧朔將軍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竟陵就見何點

南史

竟陵王子良齊高帝子也性愛士有何點者之子曾宋明帝時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嶷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華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糍飯夜酒至無徐景山酒鎗

君牙屈已待士

唐書

邢君牙唐代宗以扈從功封河間郡公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于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適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長孫澄不飲觀醉 事文類聚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酣醉嘗恐之客請歸敕中厨別進異饌

胡仲堯好義禮賢 宋史

胡仲堯累世聚居至數百口講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曾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紫二百兩流化中州境

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時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羨

李都尉好客不倦 事文類聚

宋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訶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識人

能知人賢否者

子高知白公必反 國語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哀也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譁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被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

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得其忘怨余善之大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也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唯無疾肯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為之關鑰藩籬而遠備閉之猶心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之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教氏與子子子哲之族而近之安用勝

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縵以胡公入於具水酈閻職成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謝魯圍人榮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高勝也不遂使為白公子而以疾間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共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靖郭君知齊貌辯戰

策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者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子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憚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

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之二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也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許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順豕視若是者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

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
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
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
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不為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忠志趣難者也

陳軫明於知人 戰國策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
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罅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
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不知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
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以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

知之也

公叔痤知鞅可用 戰國策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
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
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
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
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
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鮑信知操為天所啓 魏書

鮑信漢靈帝時為騎都尉董卓之亂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
百輜重五十餘乘是歲曹操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
之操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袁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

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

王朗知孫策規謀不細 魏書

王朗漢獻帝時為會稽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朗與戰敗乃詣策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曹操表徵朗策遣之操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郎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荀彧知杜畿國士 魏書

荀彧漢獻帝時為尚書令時杜畿少以繼母苦之以孝聞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彧與紀比屋夜曰畿曰異之旦遣人謂紀

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傳幹知三傑必濟 蜀書

傳幹者徵士也劉備初欲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

陳騫知弘必敗 晉書

陳騫魏武帝時為大司馬騫入朝言於武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至復以

為涼州刺史騫歎其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帝乃悔之

華譚知張廷周訪 晉書

華譚字令思武帝時為郢城令過僕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廷為作春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廷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

王濟知孫楚不群 晉書

孫楚與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下英博亮拔不群楚後仕惠帝為馮翊太守

劉弘知侃忠能 晉書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荊州刺史劉弘辟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

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內史扈環問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急遣子洪及姪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

桓彝深異王導 晉書

王導元帝時為丞相軍咨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溫嶠見導無憂 晉書

溫嶠以劉琨勸進表至京辭旨慷慨晉元帝器焉嘉之王導周

顛謝琨庾亮並與親善是時江左草創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

邵悌識會果反

晉書

魏元帝時司馬昭遣鍾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如拊掌而衆人比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衆之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後鍾會果反於蜀卒如悌言

庾翼知桓溫非常

晉書

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杜乂殷浩並有才名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宜委以方器之任

羅含不檢劾謝尚

晉書

羅含字君章穆帝時為新淦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謝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竒其意而不責焉

郭璞知簡文興晉

晉書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元帝封昱為會稽王及廢帝廢皇太后下詔桓溫率百官迎帝於會稽咸平元年十一月巳酉即帝位

恂知元海非池中物

晉書

劉元海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渾又

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殫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揚珽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惠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珍患之理也意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秦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果如恂言

桓温深識王謝晉書

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玄為桓温所敬重辟為掾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温經略中原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孝武帝深仗之轉為尚書左僕射加征虜將軍

王猛論垂人傑晉書

慕容垂避害奔于符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熱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毫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

尚之識曄異常南史

何尚之字彥德宋文帝遷為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
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豐成不
得不加以鐵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
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守不能容才以
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從謀反伏誅上
嘉其先見

彥回識高歡必貴

南史

褚彥回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之回初為丹陽
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卑謂炤曰此非
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
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
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答

書不從高帝乃受命

紹叔厚結梁武

南史

鄭紹叔字仲明仕梁武帝為左衛將軍初紹叔累世居壽陽祖
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滎陽中
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
紹叔獨馳赴焉誕死待送喪柩眾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
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
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回請願留帝曰
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
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
解得免及帝為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齊
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

州託侯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且反之

僧辯預知弘正南史

侯景陷臺城周弘正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乃見

歡甚

天穆識寬必來北史

楊寬魏孝莊帝時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寬與爾朱為後拒眾議不同乃回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葛榮識高歡北史

高歡字賀六渾魏孝莊帝時歸葛榮累遷並三鎮酋長嘗在葛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智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足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

姜暮預知唐公唐書

姜暮為晉陽長見唐公李淵私謂所親曰隋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相結託及薛舉寇秦州詔暮安撫隴外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幸一見踐祚死不恨唐公納之薛舉平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靖之暮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息人喜曰不意復見大平官府

玄齡表留如晦唐書

杜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徒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迁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功者王驚曰非公言吾幾失之因去公留之

穎士獎掖名士唐書

蕭穎士字茂挺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也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驩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

裴度論光顏唐書

唐憲宗興師討蔡以裴度視行營諸軍還之攻取策與憲宗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一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

多遜知李穆不易節 宋史

李穆字孟雍太祖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為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端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

呂文穆知富弼必相 事文類聚

宋富弼之父甚貧太宗時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

安禮知禧必敗 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宋神宗元豐四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徐禧計

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水師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琦論安石處翰林有餘 宋史

韓琦字稚圭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判相州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荅

吳奎正言安石 宋史

神宗立吳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至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田之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

宋徽宗時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瑩既果日照耀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目不瞬真大貴人也

吳淵識汪立信必貴宋史

汪立信度宗時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入江淮招討使立信之未仕也家窶其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益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畧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萬里素奇天祥宋史

宋度宗咸淳九年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因日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矣既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闕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月魯知張禎剛介元史

張禎字約中幼刻苦讀書順宗元統元年以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禎初娶祁氏祁生貴矣田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為禮合卷踰月即出之祁氏之兄訟于口且汙禎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禎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五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禎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中虎者禿謁而謝之乃起

董俊知仙黠必叛元史

董俊字用章隨國王木華黎從征有功授武虎衛上將軍俊嘗

謁木華黎曰金降將武僊黥不可測終不為我用請備之木華黎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帥陞橐城縣為永安州號其衆為匡國軍事一委俊已酉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據真定以叛

用人

人臣能任人適其用者

趙簡主用楊因國大治說苑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明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君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而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

曹操用丁斐

丁斐字文侯初斐隨曹操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摠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漢獻帝建安末從操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貲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司馬文王用鍾會伐蜀魏書

司馬文王欲遣鍾會伐蜀西蜀屬郤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畜一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

拍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辯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章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執文王將西梯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孫策釋慈署督 吳書

揚州刺史劉繇與太史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慈子義許子將不當突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即署門下督

曹操辟司馬懿 晉書

曹操為司空辟司馬懿懿知漢運方微不欲事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

段眷用楊裕五世尊重晉書

楊裕字士倫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忌而不能任浚敗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遠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勝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君聖賢尚如此况吾曾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終後况國相乎卿追躅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

氏五主甚見尊重

何充許溫有文武才晉書

何充晉穆帝時為宰相輔政庾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時論以為宜依翼請以安西藩物情充曰不結荆楚國之西門此帶疆故西隣勁蜀得賢則安勢弱則危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大任桓溫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謂庾爰之肯避溫乎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

彭城王引用琰之北史

彭城王勰字彥和魏獻文帝第六子也李琰之少知名號曰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爰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勰

集事卷十八 二十五
辟為行軍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久乃應召

曹芝署用蘇瓊北史

蘇瓊字珍之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
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
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
軍

彥範取用陽嶠唐書

陽嶠武后時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
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
其意不樂彈抨事為語彥範彥範口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
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

余玠用冉氏治蜀宋史

宋理宗時余玠守四川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
中前後間帥辟召堅不肯起聞余玠賢璉謂曰是可與語矣遂
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
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玠親
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
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
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墨畫地為
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
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
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
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
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

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玠為承事即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

耶律楚材取士元史

耶律楚材太宗時為中書令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太宗曰果尔可官其

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匪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秉忠選王倚入侍元史

王倚字輔臣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為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為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俄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

教化 能以教令化其民者

密子單父彈琴說苑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偏性而事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子游以禮樂治民史記

言偃字子游哀公時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蔡衍以禮讓化俗後漢

蔡衍字孟喜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桓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烈化盜為善魏書

王烈獻帝時隱居不仕典籍娛心育人為務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希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

毛玠清恪化下魏書

毛玠字孝先，為魏太祖尚書僕射，能自儉約。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真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倉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於是吏絜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田疇感信邊鄙魏書

田疇字子泰，為劉虞從事。虞為公孫瓚所殺，疇欲為報仇，乃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憲之勸誘俗風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仕齊武帝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筰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

高祐治宛風化大行北史

高祐字子集魏孝文時為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伍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

蘇瓊感化普明不爭北史

蘇瓊字珍之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辛昂勸民移俗北史

辛昂字進君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後尉遲迥表奏周世宗以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并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柳遐仁惠感下北史

柳遐字子昇周武帝時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

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

薛慎化及諸蠻北史

薛慎字伯讓周武帝時為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折非唯崩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彥光勸勵風俗北史

梁彥光字脩芝周宣帝時任華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復為相州刺史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既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行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賞賈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

韓思彥感化唐書

韓思彥字英遠唐高宗時任劍南益州高贛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乳二八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

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景駿化民為孝 唐書

韋景駿唐中宗時中明經歷肥鄉令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曹華立學設教 唐書

曹華唐憲宗時以軍功擢橫海節度副使充海軍亂詔華往代華至除之海沂之人重足屏自華惡沂地褊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人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宮誦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

汪大猷感民不爭 宋史

汪大猷字仲嘉高宗時蔭補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及登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民有爭財者大猷即諭以長幼之禮悅脫而退

舜臣慈友化民 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孝宗時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實幕府用舉者改宣教即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

賽典赤以文風化異域 元史

賽典赤世祖至元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無杭稻桑麻子

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
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
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

德化

能以德感化於人者

郭伋感兒童竹匠

後漢

郭伋字細侯光武時拜并州刺史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
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老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西河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
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以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頃

期乃入

王丹化鄉

後漢

王丹字仲回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
肴於田間俟勤者而勞之其墮斃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
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
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
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光武時徵為太子少
傅

林宗單惡

後漢

郭太字林宗桓帝時人善獎成士類有左原者為郡學生犯法
見斥林宗堂過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
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驥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

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有宋果者字仲乙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有賈淑者字子厚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王烈感人向善

後漢

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土得之盜

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塵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

高鳳解爭後漢

高鳳字文通教授於西唐山中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任旄化寇不入其鄉 魏書

任旄字子旗以至行稱漢靈帝時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旄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

郗原繫錢不取 魏書

郗原字根矩漢靈帝時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谷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

管寧禮讓移於海表 魏書

管寧字幼安值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郗原王烈至遼東度虐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

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凶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若無不化焉

胡昭止暴魏書

胡昭字孔明時百姓以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掠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眾咸宗焉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去給漢中百姓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為賊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

王烈化俗魏書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分釜庾之諸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經娛心育人為務其誘人也莫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

自覺而化行也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間成風咸競為善

任竣禮教感人魏書

任竣字昭先遣值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數倍竣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暍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竣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竣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竣竣曰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竣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文帝時為黃門侍郎

朱冲禮讓訓邑晉書

朱冲字巨容少好學晉武帝時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

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
庶子冲每聞微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竑
夷俗羨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
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路不拾遺村

韓褒繼因息抄兵北史

韓褒繼廢帝時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
刺史卓註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
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
是蓋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
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
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
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

允濟道不拾遺唐書

張允濟先仕隋為武陽令時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
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

鍾傳祝火感降五代史

鍾傳者乃洪州小校也黃巢亂所在盜起傳以州兵擊賊頗勝
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僖宗拜傳為鎮南軍節度使時危全諷
據撫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
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
地祭天向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
之明日降

王昭素敦厚化俗宋史

王昭素太祖時人也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徒

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朱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

蕭服化邑人向善宋史

蕭服字昭甫徽宗時進士第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封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為治化所致

許楫化歛賊宋降元史

許楫字公度世祖時為徽州總管考滿去徽之績溪歛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為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為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眾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榜以付我楫曰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叅政高興代教化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

能以德施於政事者

德政

召公致詠甘棠之詩事文類聚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孔子止訟說苑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雪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寬猛遺愛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之有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讐不懼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相鄭左傳

鄭子產為相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夫人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詞之

鮑昱為治愛民 後漢

鮑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臧涉聞昱鮑木子有智畧乃就謁諸署守高都長昱
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
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
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令繫獄當死長無孳類

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劉平獸皆南渡 事大類聚

劉平漢光武建武初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
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

鍾離遣囚 後漢

鍾離意光武時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
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水塚皆爭意曰
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
廣竟得以減死論

鄭弘白鹿 後漢

鄭弘字巨君顯宗時拜騶令躬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
物縣於通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

熟永平中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弱界不集遷淮陰太守消息
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較而行弘怪
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轄畫鹿明府
必為宰相後果代鄧彪為太尉

滕撫為令道不拾遺後漢

滕撫字叔輔順帝時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
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
不拾遺

陸康以恩信為治後漢

陸康字季寧少仕郡以義烈稱靈帝時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
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脩城郭康至比口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

治寇盜亦息

劉虞平訟魏書

劉虞東海恭王之後為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
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
殊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
以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
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
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

田豫縱囚魏書

田豫字國讓魏太祖時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
人在山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
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

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

劉備得人蜀書

劉備領平原相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徭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皆歸焉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孫皎還女吳書

孫皎仕孫權為郡護征虜將軍輕財能施善於交結嘗遣兵候獲魏邊將更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下令曰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後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

劉弘改法晉書

劉弘惠帝時鎮荊州舊制規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漁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俵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祖逖感民晉書

祖逖字士雅東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醢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張駿務農

張駿晉明帝時進位征西大將軍持節都督鎮扶風善撫御有

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王詳歌謠

晉書

王祥字休徵魏文帝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徐州別駕祥固辭弟覽勸之為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征討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王蘊開倉賑卹

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晉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持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夏方泣罪

晉書

夏方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武帝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荀藐以德致鳳

事文類聚

荀藐字公然除太原掾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樂之如時雨

慕容恪以德綏衆晉書

慕容恪主慕容雋之弟也慕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自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虛構之物詔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及執推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

方明政體南史

小武帝入舍謝方明進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輔會稽太守江小入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白一下文攝相明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御貴族豪士莫

繫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

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繫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定非承代前人不更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京業遺愛南史

齊蕭綽字景華善容止宋武帝時為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於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且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綽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汚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

道產治化南史

劉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侯宋文帝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皆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子良敦義好古南史

齊竟陵王蕭子良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在宋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中有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筆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畀於此乃賜米錢以償

仲達安民南史

宋永陽昭王蕭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

蕭嶷納善南史

齊蕭嶷高帝第二子也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范雲郡稱神明南史

范雲字彥龍齊明帝時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樂頴媪哭南史

樂頴字文介齊明帝時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擲藪葉造市貨之暇頴亡大泣棄溪中曰夫樂令我輩孤獨老媪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蕭景郵民南史

梁吳平侯蕭景武帝時為南兖州刺史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郵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蕭藻推善南史

蕭藻梁武帝天監元年為益州刺史至是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至郡悉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衣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頴荏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

蕭秀羨績南史

梁武帝兵至新林蕭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惠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及為荊州刺史郡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偽弟所殺乃為云士反秀照其姦惡望風首款咸謂之神又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臺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

蕭恢美行南史

梁蕭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歲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

蕭愔誠感南史

梁蕭愔為都督荊州刺史武帝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愔所積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愔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愔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

訟者皆立侍符教決於俄頃曹
江溢堤壞愴親率將吏冒雨築
馬澹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哉
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
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
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
樁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

王志施粥南史

王志王曇首之族也梁武帝天
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飲蒸
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

蕭暎載粟振

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
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
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
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驚走登屋緣樹愴募人救之
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州界吏人歸美焉

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
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
以賦百姓衆悉稱惠

蕭暎字文明梁武帝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服闋為吳
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寂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
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
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
多所尋履

褚翔枯樹更生南史

褚翔字世舉梁武帝時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
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
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
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張纘政化南史

張纘梁武帝時為湘州刺史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

疾吏役及關市戎選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實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

蕭脩自劾 南史

梁武帝以蕭脩識量宏遠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胃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劾責功曹史琅邪王庶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捕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蟲遂盡迺有臺使見之具言於武帝置書勞問

任昉恤民 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踐祚初為黃門侍郎後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綯七匹

蕭象德感獸死 南史

蕭象字世翼梁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

寇讚撫安流民 北史

寇讚字奉國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符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汎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太宗時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榮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

豎眼德化北史

傳豎眼魏明帝時歷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勅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

李訢興學北史

魏文成為太子時李訢為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學及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予欲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

麒麟省刑北史

韓麒麟魏孝文帝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

慶慙懼而退

楊逸感民北史

楊逸字遵道仕魏莊帝為光州刺史擅貸粟賑饑民存活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被禍介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

孝偉招撫北史

崔孝偉魏莊帝時為趙郡太守郡經葛榮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棧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

賴之

長孫儉自罰勵人北史

長孫儉西魏文帝時周文表為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璵為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函袒自罰捨璵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文帝賜璵書勞之儉清正率下無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情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

賀蘭祥仁愛北史

賀蘭祥字盛舉西魏文帝時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

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曰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牧葬之即日澍雨疋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張華原感駭食獸北史

張華原字國滿西魏文帝時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駭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孝寬種樹北史

韋孝寬魏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脩之自孝寬臨州仍勅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只得庇蔭太師宇文泰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述祖政化盜息北史

鄭述祖齊文宣帝時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待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孟業以寬惠致祥北史

孟業字敬業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業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袒送嘉禾一莖九穗

李繪墾田足民北史

李繪仕齊為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浹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贏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

房豹甘泉北史

房豹字仲幹仕齊後主為西河太守政寬清靜甚著聲績遷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宇文憲治蜀北史

宇文憲仕魏授大將軍武成初除憲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父宇文泰秉魏政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偏問兄邕以下誰當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泰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屬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泰以憲年尚幼未之遣及周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幅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

劉璠服衆北史

魏書卷八

五十一

劉璠字寶義仕周明帝為內史中大夫遷同和郡守其兆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郭衍屯田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封強國公及隋文帝禪代大破親昵開皇五年授瀛州賑饑民上大善之遷授荊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

元蔚救患北史

公孫景茂字元蔚隋文帝時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死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

劉曠獄無繫囚北史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隋文帝時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評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愛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評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公蹕時送數百里不絕

魏深老幼號泣北史

魏深初仕隋文帝為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歎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

趙嬰化民北史

趙嘏字通賢隋文帝時為冀州刺史其有威惠嘗有人盜嘏田中蒿為吏所執嘏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其化民如此

辛公義慈母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有夫妻不相着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者言相濡那得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係慙謝而去後人有遇

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令境之內呼為慈母

令狐熙瑞應北史

令狐熙字長熙隋文帝時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隋文帝幸洛陽熙來朝史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辛公義民無諍訟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問決斷成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

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遞相曉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郎茂化民北史

郎茂字慰之任隋文帝為衛國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樊畧立碑北史

樊畧仕隋文帝加大將軍安定郡公遷相州刺史政為當第一文帝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

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御史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

景茂化民北史

公孫景茂隋文帝時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閤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唐臨約囚唐書

唐臨字本德高祖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

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高士廉督厲風俗事文類聚

高士廉唐高祖時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去望舍投餌啣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元膺化盜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唐太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仁傑縱民就田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武后時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

仲舒減燕正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辨之何預

王仲舒字弘中德宗時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註誤事文類聚

歎曰我當減燕樂為出錢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十人論屋者皆驅出境仲舒尚養本意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密久皆稱其便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

韓愈愛民唐

韓愈字退之以張建封辟姓賴之唐書

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牛犂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索滋慈惠為開留詔桂往罹寇暴戶口彫瘠宜

袁滋字德深仕唐德宗五年人馬刻石頌德

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書

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必各數月拜荊州長史謹初在朝不稱任
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味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
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心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謹最有名荆人

李愿縱馬萬徒祠府西

李愿憲宗元和初領夏

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州刺史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
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

韓愈贖隸及逃去衍至蠲單之居十年畜用度府

韓愈唐憲宗時為袁州刺以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

入之愈悉計庸得贖所

狄仁傑至曰賊在法

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民私釀
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大官息

狄仁傑疏理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

狄仁傑唐武后時出豫州以二千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

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繫所居急民廢置自為科條初若煩

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

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王峻治桂為武寧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王峻中宗時為渭南令且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

衡永峻始築羅郭罷戍立字之

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始本唐書

即留以須政成在桂踰甘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

呂諲立祠

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

呂諲肅宗時為太子賓客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召為左職及為荊州號令明賦賦代之滋生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生搆房祠及歿吏哀錢

崔衍恤民

銀青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

崔衍字著遠德宗時為

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

藏耗竭韋臯劉贊裴肅贖願歸失馬而縱其良馬境內肅然

品皆倍直市于州民

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

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

由衍蓄積有素也

隸

韋丹興利 唐書

韋丹字文明憲宗時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訂口受俸委餘

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才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

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伍不取贏利人

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

貧不能者界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早募

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

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杆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

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

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

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李絳止獵唐書

李絳字深之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出為華州刺史吐突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擊之會遣五坊使憲宗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至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大威府并罷之

德裕化俗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憲宗時授御史中丞出為浙西觀察使俄而牛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譽祥崇雖父母厲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義天倫患難相救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實以法以年惡俗大變

李紳去虎唐書

李紳字公垂恭宗時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

公綽服虜唐書

柳公綽文宗時為河東節度遭歲惡搏節用度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兵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北有沙陁部勇武喜鬪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飲食問遺之沙陁感恩故悉力保郵

德裕變俗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文宗即位出為鄭滑節度使徙
劄南西川先是
 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
條而上執三年
 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
廬數千以地予
 農蜀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
妻子自如德裕
 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
所俘掠四千人

韋宙教民唐書

韋宙宣宗時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
 災歎乃斥官下
 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
俗不知法多觸
 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
額轉餉艱險每
 饑人輟芋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
籴冗後九百四
 十四負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
常先期湘源生
 零陵香歲市工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
以力耕宙為置

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具
為準以之牛
 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
財會賓客
 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
以不迎至淫奔
 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
月擊鼓群入民
 家號行盜皆迎為辨具謂之起益後為解素心
呼痕闔宙至一
 切禁之

崔俊放糶唐書

崔俊字德長性介潔矜已之清視職負者若雖
以蘇州刺史奏
 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
不出境隣部受
 荒不卹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鑿
以重困民削其
 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李德便民全文

李惲字子友熙宗天眷二年進士除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
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間田種禾取膏結備警急用度惲
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上之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調急夫
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前惲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見
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
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廬舍取其儼直至是罷之一切撤毀他郡
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去初時然後
惲獨教民撤治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

李儉救荒金史

盧孝儉熙宗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憲州軍吏判官累官至太
原少尹世宗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路稅粟赴平
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幣馳至平西用省而不失

并人稱之用庶進官二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
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伊平其作市與貧民既以救民
僧亦獲利

伯雄惠政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時登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承旨時丞相
石琚致仕顯宗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楊伯雄可時論以琚與
得其人以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官僚有詭隨
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
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徒
中尹

鄭留德化金史

蒲察鄭留字文叔世宗時遷陝西路按察使而京人李安兒

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問會釋莫孔子
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高列坐會酒以說古之友悌敦
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心相讓而歸朔
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盜乃衰息獄亡
賜錫宴錢以褒之

趙秉文為政寬簡

金史

趙秉文字周臣幼穎悟讀書若風習登世宗十定二十五年進
士第為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以用刑每開赦將
至先倍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縱寬簡旬月盜悉
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

齊本寬明

金史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刺

史治以寬簡未嘗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為
請鄰郡王師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
徒縣令惡其為人反坐之具獄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
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
其寬明有體皆此類也

完顏瞻撫集流民

金史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宣宗時以保延安功遷元帥左監軍權
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哀宗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
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合達令於
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
稼之利

感論以詩化民

宋史

戚綸字仲言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徒知太和縣父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訃千里餘俄詔起復蒞職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為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

昭述服民 宋史

李昭述字仲祖太宗時累遷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搆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為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

薛奎子俸 宋史

薛奎字宿藝太宗時舉進士第為隰州推官後累遷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予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子母遂如初

陳堯叟正俗愛人 宋史

陳堯叟字唐夫太宗時進士甲科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祕時宋亮陳穎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喝死

齊賢革幣 宋史

張齊賢宋太宗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

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約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以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諭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不人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免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為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救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馬亮寬刑招船宋史

馬亮字叔明舉進士真宗時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宣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

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

范諷郵民宋史

范諷字補之真宗時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為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穀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

王質出錢與民賜衣遣盜宋史

王質字子野真宗時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趙槩愛民寇不忍犯宋史

趙槩字叔平仁宗時累遷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之乃起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眾去

純仁植桑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仁宗時以著作佐郎出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乎為著作林

歐陽脩不可急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弁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繼為寬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劉敞民不訟遺宋史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知揚州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

效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曾鞏貸種 宋史

曾鞏字子固仁宗時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

王素治蜀鑄鐵錢 宋史

王素字仲儀仁宗時知定州其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

以餼屬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西蜀而錢鑄不止弊益輕商費不行命罷鑄十年以准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

富弼叢冢 宋史

富弼字彥國仁宗時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奉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目曰叢冢

韓綜濟民 宋史

韓綜字仲文仁宗時廕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

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冢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立冢多潰

趙抃救荒之術 事文類聚

趙抃宋仁宗時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蓄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王堯臣盜飢發粟減死 事文類聚

王文忠公堯臣宋仁宗時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尔荒政之卹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

劉攽息盜 宋史

劉攽字貢父與兄劉敞同登科仕宋神宗遷攽知曹州曹為盜

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乎盜亦衰息

康直利民 宋史

葉康直字景溫神宗時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敦頤悟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神宗時為分寧縣主簿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

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口臨之甚威敦
願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大悟執其手曰
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元發活流民五萬

宋史

滕元發哲宗時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田二十年不決
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為學田遠絕其
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糜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一百間并竈器用
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
威行西北號稱名帥

周宗安邊

宋史

周宗字彥廣幼警敏力學徽宗時以父任為應官至通判建

康府高宗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知其選士夫亦
憚行首命宗守滌陽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楚舊有並山水
置若自衛者宗為立約束保伍金主亮傾國北邊民賴以全
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迎取虹縣宗居
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宗計口給食行者攜以牛
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宗謀輒稱
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
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

十肅明果

宋史

趙子肅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與之子也七歲而孤家
貧力學登徽宗宣和中進士第調貞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
官去改衢州推官守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肅佐唐

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祕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之場欲槩增租額子瀟以承買易官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太湖者被水患宜分導諸浦注之江詔子瀟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人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于滙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州守趙善繼治郡殘酷子瀟率諸監司劾罷之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僮人子女為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升並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衙卒備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入盟子瀟獻助軍

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

參謀官扈蹕還

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瀟謂事情巨測宜

以軍禮待之孝

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為鵝觀魚麗陣

上觀於使殿嘉

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公海判

置使臺諫王十

朋王大有節節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詔眾

其初海寇以賂

通郡辱吏吏反為之用匿其蹤迹賊遂大熾高

相不遺子瀟以

禮迎之豪傑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

有厚賞不則殺

無貸命衆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為賊

囊橐者悉治之

海道平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

旁郡米價頓平

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

女為妾者其妻

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興化掾官辭

女父詣郡訴吏

不決子瀟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歸

獄遂決其發摘

緊類此

不怠活衆 宋史

趙不怠字仁仲高宗時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逼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戕役夫堰不固而地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怠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末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為粥視全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怠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怠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怠攝制司

劉宰施惠 宋史

劉宰高宗紹興元年舉進士剛大正直明敏仁恣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仲夏日食凡萬

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以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夫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為也

謝諤欽因 宋史

謝諤字昌國幼敏惠日記千言為文立成宋高宗紹興間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攝縣尉上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諤行縣事治辦聲政吉州錄事參軍四凶死者舊瘞以韠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

李椿賑給撫衆 宋史

李椿字壽翁孝宗嘗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以人以為便歲旦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鎮撫蠻僭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

王信立祠宋史

王信字誠之孝宗時知紹興府浙西不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絲十萬五千兩米二十一萬斛山陰境有狹狝湖四環皆田歲告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瀾注之海築十一堤化匪浸為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

危積義冢宋史

危積字逢吉寧宗時遷秘書郎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積命營高燥地為義冢分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

彥倓濟民宋史

趙彥倓字安卿寧宗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倓坐累貶秩格愧謝彥倓曰屬時多難宜寬民力以宗根本何謝為格以卒據外城為變彥倓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不餘黨累遷湖南運判徭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倓謂帥臣曰徭人讎殺乃其常情况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判也能遣謀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讎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倓權以法

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甘苦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俊而死囚幕首則足拘於衆曰此劫凌竊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自回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

曹幽仁恕宋史

曹幽字西士寧宗時登進士第授安南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可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別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出為浙西提舉面陳常平倉和糴折減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

黃震活棄子宋史

黃震字東發宋理宗時知撫州其州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

元紘群鵲擁車事類聚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之人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張乘經畧元史

張乘太祖時為行軍千戶移鎮泗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乘為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旱濕通商惠工遂致地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

塔本恤民元史

塔本伊吾廬人人以其好揚人言稱之曰揚公父宋五設託陀託陀者其國主所賜號猶華言高凶老也塔本初從太祖討諸部屢阨艱危復從圍燕征遼西下平濠白霄諸城軍士有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國之本民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殺無罪以

堅敵心非上意太祖聞而喜之賜金虎符俾鎮撫白霄諸郡號行省都元帥管內得承制除縣吏死囚得專決久之徒治興平興平兵火傷殘民慘無生意塔本召父老問所苦為除之薄賦歛役有時民大悅乃相與告教無違約束歸者四集塔本始至戶止七百不一二年乃至萬戶出已馬以寬驛人貸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農不克耕亦與之牛比歲告稔民用以饒庚寅詔益中山平定平原隸行省甲午盜李仙趙小哥等作亂塔本止誅首惡宥其誑誤癸卯立春日宴群僚歸而疾作遂卒是夕星隕隱隱有聲遺命葬以紙衣瓦棺

希憲寬恕

元史

廉希憲世祖時進拜平章事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

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劾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為北平行省平章政事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振公安之饑

陳祐寬免便民

元史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

之既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為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徽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中統元年除祐為總管

文謙定法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世祖至元元年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羗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四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司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一頃人家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

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者議久不決
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
議遂定守以為法

譙謂以乙未歲戶
良民無為奴之理

阿台棺擲資糧元史

阿台當襲父職適罷行省為平灤路總管
灤路達魯花赤始至請蠲銀鹽酒等稅課
祖即位來朝賜金虎符諸侯王道出平灤
兩戶部不即償阿台自陳上前盡取償以
力民甚便之至元十年進階懷遠大將軍
不可阿台曰朝廷不允願以家粟償官於
至阿台必遺之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
族窮者月有常給民有喪不能葬者與之

憲宗命阿台為平
之一細民不征世
給費銀七千五百
置甲乙籍籍民丁
饑發粟賑民或持
全活甚眾僚屬始
欲其不剝民耳姻
擲布帛資糧灤為

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

忽辛化盜元史

忽辛至元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對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強盜往往群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辛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忽辛賜之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之閤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為首者十輩來見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眾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錄其姓名為民俾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群盜聞之相繼款附

塔海禱蝗元史

塔海為哈刺赤世祖時改通政僉院歷和寧路汴梁總管先是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繩以峻法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後改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民患之塔海禱于天蝗乃引去亦有墮水死者人皆以為異民之食開廩減直俾民糴之所活甚眾

思誠嘉禾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世祖時丁內憂扶襯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河間路總管碣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暮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給乃募天之

碎甕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汎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李恒禁掠賑飢

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平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入覲至元十七年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省荆湖掠民為奴婢者禁之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飢者賑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奏請一千戶之外悉放散之

禿不申禱雨賑飢

元史

禿不申太師國王木華黎之裔也成宗大德四年嗣兄只必職

浙西提刑按察使性淳靖喜惡不形知民疾苦而能以善道之早嘗致禱即雨歲飢請於朝發廩以賑之睦同僚興學校加大中大夫士民刻石紀其政績云

理威撫民

元史

立智理威成宗大德八年進左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立智理威曰驛騎所以傳命令事非有急且不得馳况獵乎王憚為之止獵蜀人饑親勸分以賑之所活甚眾有死無葬者則以已錢買地使葬且修寬以撫其民部內以治

王克敬禁男女淫處

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泰定帝時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夫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者為令

天璋致民稱頌 元史

卜天璋文宗時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堰
專高船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
素無冰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尋乞致事天曆二
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
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
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
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緡錢不
輸于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
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
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也

別兒怯不花愛民 元史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順帝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
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
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
而火如此是我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灾者二
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穉
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為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
軍器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
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
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
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
旨仍掌宿衛

朵爾直班有政事才 元史

朵爾直班順帝時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
 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於新炭諸貨皆籍鄉民販負入城而貴
 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人其俗編柳為斗大
 小不一豪賈僧僧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飾有司厲防禁
 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償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給選
 汰胥吏慎勾稽興廢墜鉅細畢舉苟有罪雖動舊自不貸王愛百
 司聞風悚懼

而火攻地異姓不勳累其人凶惡地無難門可令歸其家
 大火熱宜稱刃盡焚盡州天軍報曰討賊首刑法書與命出賊
 戮中書平章至五二平執巧能計各式悉歸已生無東關計賊
 似與封不第字大用即帝至永四年平執時史大夫味然其書

111X
4
30